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卷三

漢 趙煜 撰

夫差内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以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

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徵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徵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

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弒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叔牙晏嬰

嬰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器選士飽弩

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絶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作恣者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絶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郤郤與隙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

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甲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

與吳爭彊臣竊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亾魯越絶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

人不困居越絶困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吴王大悦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絶作弔君故來與下文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説子貢曰臣今者見吴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

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國語作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强而不能行其威勢在

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絶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鋭兵敝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

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絶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吴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絶作聲襟交臂而奮吴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内量吾國不足以傷吴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

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亾國舉國語舉作興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作息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意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

佞臣也越王大悦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馬作矛〕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為墟莽身為魚鼈〔越絕鼈下有餌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

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利若將遂大義敝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内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鋭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

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

宫見兩鑩音歷鬲𩰚蒸而不炊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兩鋘音吳刀名鋙鋘山出金作刀可切玉殖吾宫墻流水湯湯音商流貌越吾宫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鍜工前園横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鑩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鋘殖宫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宫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鍜工者宫女悦

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子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越絶長城公弟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卧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

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亾非但自哀誠傷吴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吴王曰寡人將北伐齊救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

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嘆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偉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鑑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墻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越絕

與夾人俱葬也〈甬作甬僮作當者是〉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

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縻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亾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救瘑古禾切疽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瘑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

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

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吴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吴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吴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吴國王遂伐齊齊與吴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吴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吴王聞

齊有没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吴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吴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吴齊遂盟而去吴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誼策若艾草菅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

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衂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劒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

死掛子胥傳作抉吾目於門以觀吴國之喪吴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吴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吴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

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何如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竝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亾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

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吳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

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亾乎子胥曰亾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劒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劒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

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

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鱉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

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悷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為闕溝於商魯之閒北屬蘄國語作沂者是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

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洽沾也）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踙蹴微進欲啄螳蜋夫黃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

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黄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内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

諸臣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士音飼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闇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矢名望之若荼周禮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註萑葦遠眡之當如茅秀之色詩有女如荼箋荼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

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雞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從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敝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姫姓之所振懼遣使

來告冠葢不絶於道始周依負於晉故怨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傳膝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行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

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為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秋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

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鈹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泝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

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胙以增號謚以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黄字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吾與君為二君

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

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別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寰宇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

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旁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

也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今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亾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亾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亾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

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説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吴伐二國辱君臣毁社稷大過四也且吴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吴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吴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徐天祐曰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吴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莝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吴赦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

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祜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亾也嚭遂如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

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

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繄國語組字上有結字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

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

越

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土越絕隰作累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楚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離干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則何也

吳越春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呉越春秋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吳越春秋卷四

漢　趙煜　撰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之前君無余者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作無餘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熈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

後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姙孕剖脅而產高密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縣志禹汝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閼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

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尚書堯典作方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狠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能（或作熊）因為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勲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甄字不通疑暨字之誤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

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釜謂之覆釜山一名釜山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符契圭瑑而朝之於釜山在媯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

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而禹貢云作十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比禹治水之年通鯀九載言之也馬驌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若此類蓋傳疑尚矣

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欙橇音毳欙丘遥切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徊集五嶽詩

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

乃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盖會稽實禹會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異尤為可疑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厖厖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大章步東

西豎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豎亥步自南極盡于北垂許慎曰大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烏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啞啞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

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岸（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水名廣陽山水曰赤岸水）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玄思賦寒谷豐黍吹律煖之也）徊崑崙（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即河源所出）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

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決弱水於北漢地理志弱水在張掖郡刪丹縣柳宗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理在北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府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闢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

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於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内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

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愼（愼當作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

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樹鸑鷟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絶斯矣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

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以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

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冢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絶十有餘歳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嚥喋嚥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

無曎曎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曎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禁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按鄒本邾子之國此云楚之鄒人蓋鄒為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

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皋如等豈皆其姓耶

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餞行也軍陣固陵范蠡教兵城也水經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地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辭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

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恥辱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逢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鈞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山云石室疑即所因之室也羑音酉太公不棄其國興

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歷數德有薄厚黄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懐

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此下當有知字）謂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度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

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拆獄

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内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劉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説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崩存亡互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大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絶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裴駰案范子曰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莘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硏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漫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皋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明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肩音弼註亦作大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大夫曳庸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

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

去聲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懐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勑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令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顧下當有聞字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内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

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

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别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吴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别於浙

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曽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来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作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此闕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凡梵兩音馬疾步）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憂也詩憂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胡犬切淚流貌）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

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翶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揺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内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

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絲縷也）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

之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石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

棄越歸吴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将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吴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吴王起入宫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

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

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足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

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吴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吴王遂名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吴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吴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

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名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

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色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名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

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出溲所九切惡遏各切下同溲即便也惡大溲也大小溲亦曰前後溲見史倉公傳逢户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决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吴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吴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宫室執牧養之事

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岑草蕺也菜名擷之小有臭氣凶年民劚其根食之會稽志蕺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蕺於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慚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

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

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其當作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曽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

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實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其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

歳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虚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虚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

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

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

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

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

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

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

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

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

日昳徒結切日昃也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曰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眂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絶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卷四

吳越春秋卷五

漢　趙煜　撰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

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禺音隅禺中時加巳也淮南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闕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絶曰句踐稍炭聚載從炭瀆至錬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

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豉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虔切）

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宫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户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吴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

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内下處后土禀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内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

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冠其山巔以為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馳於離丘立苑於樂野越絕曰越王弋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為苑今有樂瀆村燕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州東南十里齋臺在於襟山按越境無襟山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

臺也既曰灊臺則褋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氷厨一曰氷室所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名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

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氷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絶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毛氏箋葛所以為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

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為太末縣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横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丸党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梲報吳增封之禮謂梲為越椒今此書無九梲二字詳下文文笥之類皆

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以數計則甘家當作九黨玉篇黨丁盎切盆也此党字誤竹十廋廋當作艘漢溝洫志漕船五百艘今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狄當作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

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引吳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台音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所引皆作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

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刑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耕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音疲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

怒之詳文意上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

八字文衍猛獸將擊必餌（餌當作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結怨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

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决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亦作頹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掩其量熻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埶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

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

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争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皋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祉

福得得下當有返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顔色王即鳴鐘驚檄驚疑當作警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慚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吾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刄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者字之誤者吝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而問

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

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聲試以難事以效其誠内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酒無量不及亂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註指事使人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别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内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

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七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慚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

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下文亦無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稾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闕以神取

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禹陵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陵之名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為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遼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渚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别州縣之字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宫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餘人入山伐木

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工作之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壁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

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吴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為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吴而示有先也曰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吴王以為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為殿亦已侈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吴何越之失言而吴之易悅耶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吴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吴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

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歆七畧有風後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

賤也明孫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别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蓄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而不敷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蓄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

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戸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歴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陟畧切置也）望陽出糶筴（筴通作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沈

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曁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曁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曁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土城在會稽東六里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

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㝲廣韻㝲陋又貌醜或作侵史魏其傳武安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

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遂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與繒岳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亡妹音末喜音嬉吳王不聽遂受其女

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去聲大夫種使去聲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洿

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饑餧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懐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懐其

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為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

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蟲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蟲無足曰豸疑當作豕）鹿遊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意謂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太宰嚭

曰子胥之為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内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絶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

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吴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吴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吴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吴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吴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

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箖箊竹名箖直尋切箊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篔簹箖箊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

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劒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按此書末字當作末捷通作接易晝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劒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

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兎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縱横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為版五版為堵左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版亦作板此墮字疑當作隊長疑是工聲高或人名也）當世（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勝越女之劒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

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絶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黄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黄帝臣牟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

於羿羿傳逄蒙逄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刄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麇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革曰

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裹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理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

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
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
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
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
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句左手若附
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
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
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兮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之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卷五

吳越春秋卷六

漢　趙煜　撰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兹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

之令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

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一犬陽犬生女二賜之以壺酒一豚陰畜豚畜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聲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

而禮之載飯與羮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餔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内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

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鬭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蠃（蠃當作蠃蒲水草蠃蚌蛤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難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

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卒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恥也(國語註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徼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

也周禮屝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名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作導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

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見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衷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作問於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

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寛刑欲國語欲作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烏故切憎也稱其善掩其惡遏各切不善也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

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名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臯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此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曰昔吳為

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聞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

王曰愼哉大夫臯如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淸濁淸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之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

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恐於外令去聲以下令字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内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内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誡矣王出宫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

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從軍於郊斬有罪者三

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聲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躒躒摧長惡兮擢戟馭殳殳音殊兵器詩伯也執殳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殳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

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貔猛獸陸璣曰似虎或曰似羆貙樗俱切似貍能捕獸祭天陸佃曰虎五指為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從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從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慝行去聲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来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

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子養者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

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鼃蟲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

甲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周禮兕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黄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

大敗左傳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吳大概與此畧同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囿韋昭曰囿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别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陌流溢至此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沙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

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吴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吴也惟欲以窮夫差令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吴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吴守一年吴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吴是為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吴為勾踐二十四年蓋首

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

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劒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劒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正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劒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劒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

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

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作焉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音洛乃命樂音岳下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名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

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弦管名可
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
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
人人當作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
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
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
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
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

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

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徼倖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慚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

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

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

扶同臯如之徒日益踈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内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懐怨望之心憤發於内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作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黙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陘

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 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破謀臣

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大洩）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亨當作享）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

子胥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

盧盧當作鏤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卒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即臥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重山太平御覽曰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也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周禮冢人丘隧註羨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羨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

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下外羨上巻夫差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巻王僚傳被棠銕之甲帶步光之劒杖屈盧之矛典畧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酋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出死

士以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術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劒以死是為句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己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陬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況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檝為馬往若飄然去則

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冢者允常冢也欲從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熛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註冢中分風飛砂射人不得近勾踐曰吾前君其不從子遂罷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為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勾踐乃選吳越將

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逡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内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

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三年薨）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無彊卒子王王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共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

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黄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黄帝　昌意　顓頊　鮌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壬去無余六世

無曅　夫康　元常　勾踐　與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格當作稱）霸

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空滅

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彊以世家考之則十世矣無彊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謂王無彊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彊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二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句踐至于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瑯琊遷於吳為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此世家所載則無彊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亡國也又記年曰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從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吴越春秋卷六